

# 大道

人文大家  
融媒报道

1985年,30岁的莫言完成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创作,并在《中国作家》杂志上发表,震动文坛。这部小说对莫言来说意义非凡。他曾说,《透明的红萝卜》里的“黑孩”代表着自己,“尽管在后来的小说里,我写了很多人物,但没有一个人物,比他更接近我的灵魂。”

39年过去,莫言已成为中国当代最优秀的作家之一,其作品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极有分量的存在。他获得了当下世界文坛影响力最大的文学奖项——诺贝尔文学奖。对于经常被提及的“诺奖魔咒”——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写不出新作,莫言也用实际行动予以打破。近些年,他除了写小说,还把不少精力放在戏剧、书法、培养青年作家、做艺术慈善上,成绩斐然。

如今,年近70岁的莫言内心是否还住着那个奇异的“黑孩”?对于当下自己所做的多样事情,他有怎样的想法?对于接下来的人生、创作,又有怎样的计划?2024年春天,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大道——人文大家融媒报道”小组,通过视频和莫言做了一次深入的交流采访。通过这次交流,我们清晰地感受到一个杰出作家在艺术、人生中进取不止的精神:向年轻人学习、愿意与AI赛跑。那个在微信公众号上以表情包让年轻人哈哈大笑的莫言,那个在“诺奖”领奖台上严肃的莫言,是同一个人。他不再是39年前的“黑孩”,但又是39年前的“黑孩”——依然赤忱、天真依旧。

本版采写: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张杰 吴德玉

## 1

莫言坦言,自己不是书法家,也没有成为书法家的梦想,“我只是书法与诗词创作的爱好者。”他希望通过自己对书法的践行,唤起更多的人用毛笔书写以及学习古典诗词的热情。

### 没有成为书法家的梦想

记者:您从2005年开始真正练习书法,至今19年。为什么会书法特别钟情?

莫言:这可能和童年记忆有关。小时候,在我们村里,能写一手好毛笔字的人会被高人高看一眼。比如过年时,村里的人会拿着纸,带着几个鸡蛋到那些能写对联的人家去,让帮着写对联。我对能写一手好字的人充满了尊敬和羡慕。以前,我父亲也反复教育我,一定要把字写好,并说一旦写得一手好字,谁也夺不去。所以我从小就有要写好毛笔字的想法。后来我到棉花加工厂做临时工时,有几个能写一手好毛笔字的朋友给我树立了榜样。写书法要有天分,但更重要的是苦练。

记者:您的书法作品内容不像其他人经常引用唐诗宋词,很多都是自己创作的内容,这是为什么?

莫言:刚开始我也抄了很多唐诗宋词,一个人一辈子不抄别人的诗词,那是不可能的。不可能每天都有自己的语句要写,也不可能拿起笔就能够写出很好的律诗,很可能写的是顺口溜。如果这些顺口溜流传下去,人家就会用格律诗的要求来衡量你,这样就漏洞百出了,所以我现在很后悔,当初随手写了很多东西送人,现在有的就变成了笑柄甚至给我带来了麻烦。不过这也没有关系,我觉得一个人只有知道自己的弱点后,才可能痛下决心,取得进步。这两年我确实下了不少功夫学习格律诗词,也认真地临摹先贤们的书法,虚心地与同行们交流。如果大家能够客观地评价,应该承认我这些年来的进步。当然,现在网上流传的“莫言书法”里,确实有很多不是我写的。希望大家关注“两块砖墨讯”微信公众号,那里面有我近年来学诗、练字的轨迹。

## 2

书法家不是莫言的梦想,但剧作家是。莫言曾宣称,“戏剧创作方面,我是一个学徒,但我有成为一个剧作家的野心。”在他看来,与小说相比,戏剧有独特的吸引力。

### 有一颗成为剧作家的野心

记者:很多读者都知道,戏剧作品始终是您文学创作中不容忽视的组成部分。比如您写的话剧《我们的荆轲》得了很多大奖。为什么对戏剧创作如此痴迷和热爱?比起写小说,写戏剧是怎样的吸引力?

莫言:这可能跟我童年的生活经验有关系。当时我们在农村,能够看的书很少,老师手里以及村子里面能找到的书也就几十本,看完了以后就没了得看了。那会儿看得更多的是地方戏曲,因为每个村里都有业余剧团。在这样的环境里,戏剧就变成了我接受道德价值教育的一种方式,这符合很多先贤的论述:在一个文盲比较多的国家里,戏剧就是老百姓的教材,演员就是老百姓的教师,舞台就是老百姓公开的课堂。我当兵到部队后,读的书也多了,其中包括一些剧本。

戏剧对我来讲,一直就是一个梦想。我当时感觉,能写一个剧本让别人演,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我后来到部队开始文学创作时,第一个作品就是一部话剧。当时没有写好,手稿也



莫言  
陈玲玲摄

##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

# 我愿意与AI赛跑



新华社资料图片

### 人物名片

莫言,本名管谟业,1955年出生于山东高密。小说代表作有《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蛙》《生死疲劳》等。2011年8月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2012年10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主任。

## 3

莫言坦言,不惧怕变化,跟时代同步,学习新事物,接受新思想,改变旧观念,这不仅仅是某一个人,也是一个社会保持活力、能够进步的重要原因。

### 面对AI,我要求新求变

记者:您如何看待网络技术、社交媒体等给现代人精神生活带来的影响?AI技术的不断拓展,正给全世界的文艺创作者带来或大或小的危机感,您如何看待人工智能写作?

莫言:每一次科技进步,实际上都是一把双刃剑。比如说,手机给人类的通信联络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但同时,手机也使我们慢慢减少了面对面的现实来往。此前,我们会拿起笔写信,但现在很少有人用笔写信了,都是打字在网上发信息。这两天,我看到一些文章,打眼看起来很高大上,但认真一读,就知道这是机器写的。我认为,这种东西如果泛滥开来,毫无疑问是对人的写作能力的一种伤害。但是技术发展的潮流,很难直接靠拒绝去抵挡住。人类所能做的就是帮助机器提高写作水平。

前不久,我跟来自英国的非洲裔诺奖得主、作家阿卜杜勒拉克·古尔纳在北京师范大学对话时也谈到这个问题。作家这个职业,短期内是不会失业的。因为,塑造个性化的人物、训练个性化的语言,是作家的立身之本。我当时就跟古尔纳开玩笑,



在肯尼亚马赛马拉草原上,莫言书写“与天地对话”。陈玲玲摄



莫言与来自英国的非洲裔诺奖得主、作家阿卜杜勒拉克·古尔纳对话。陈玲玲摄

被我烧掉了,非常遗憾,很后悔。对戏剧的热爱跟自己的童年经历有关系,写了多年小说后,关于成为一个剧作家的梦想始终没有泯灭。

中国传统小说里最重要的一个手段就是白描,就是不直接去刻画人物的内心,而是通过人物的语言、行为、动作,把人物的性格、内心表现出来。我觉得,中国作家如果对古典文学比较热爱的话,往话剧上面转应该是特别轻松的。很多前辈也给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比如老舍先生。

记者:在话剧剧本《鳄鱼》中您写道:“人的欲望就像一条鳄鱼,不对它进行控制,就会快速膨胀,没有任何限制。”您觉得,在生活中,人该怎么控制自己的欲望?2012年,您曾给华西都市报读者题词:读书、善思、勤奋、识礼。如果做到这些方面,是不是就能提高对欲望的控制能力?

莫言:这可能跟我童年的生活经验有关系。当时我们在农村,能够看的书很少,老师手里以及村子里面能找到的书也就几十本,看完了以后就没了得看了。那会儿看得更多的是地方戏曲,因为每个村里都有业余剧团。在这样的环境里,戏剧就变成了我接受道德价值教育的一种方式,这符合很多先贤的论述:在一个文盲比较多的国家里,戏剧就是老百姓的教材,演员就是老百姓的教师,舞台就是老百姓公开的课堂。我当兵到部队后,读的书也多了,其中包括一些剧本。

## 4

2022年春节开始,莫言在中华慈善总会设立了“莫言同心”公益项目,用书法作品进行筹款,用于救助西部地区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孩子。

### 做慈善不仅是付出还是获得

记者:促使您为公益和慈善投入精力的契机是怎样的?您写过不少字跟爱有关,比如“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还有“为爱奔跑,其乐无穷”。对于“爱”这一人间永恒的主题,您有怎样的感悟?

莫言:在我看来,慈善是每个人的内心需要。每个人生来都有善心,都有恻隐之心。恻隐之心实际上就是善心的基础。我们看到弱小的动物、可爱的孩子,都想抱一抱,都想保护,这就是人善的本性。现实生活中,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会有一些人处在需要别人帮助的境地。无论一个多么强大的人,无论有多少钱,无论此时你的身体多么强壮、事业多么辉煌,但在漫长的一生中,都会有软弱的时候,有需要别人帮助的时候。现在我帮助别人,过不了多久,也许别人会来帮助我。所以,没有谁是绝对的付出,也没有谁就是绝对的收获。

在这几年的慈善活动过程当中,我们已帮助了480多个孩子。我们的体会是,看起来是我们拿出一块钱来帮助他们,但其实这些孩子给了我们温暖,让我们收获更多。看起来是我们帮助了这些孩子,实际上是这些孩子帮助了我们。因为在帮助他们的过程中,我变得朝气蓬勃,使我年近古稀还在路上奔跑,使我的创作变得有激情。比如,当我们握着这些孩子的小手,陪他们去天

## 5

莫言说,如果你认准了要走文学创作这条道路,只能刻苦学习,努力地写,通过写作来改变自己!当然,你不能光闷着头,只管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这样有可能拉到沟里去了。

### 青年作家要刻苦但也要看路

记者:对于现在一些有志于文学创作的青年,您有哪些建议?

莫言: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作家,这是不可替代的。因为每一个时代的生活都不一样。并且同一个时代的作家,他的出身、所受的教育、性格都不一样,所以写出来的作品也是不一样的,这就是真正的百花齐放。一个人在奋斗的过程中会遇见很多障碍和困难,尤其是写作时。但没有办法,如果你认准了要走这条道路,只能刻苦学习,努力地写,通过写作来改变自己!当然,你不能光闷着头,只管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这样有可能拉到沟里去了。我建议年轻人一定要广泛阅读,不仅仅是阅读中国古典文学、中国作家的作品,也要阅读外国作家的作品、外国同行们当下的作品。只有互相学习,你才能看到别人和自己不一样的地方,你才知道你的长项在哪里短板在哪里。

### 记者手记

## 69岁莫言的从心所欲

作为文化新闻口线的记者,能直接与作家莫言先生交流采访,无疑是非常珍贵的机会。我们曾幻想过采访莫言先生的场景,但的确没想到会通过视频。

我们在成都,莫言先生在北京。约定好3月20日下午两点半,莫言老师准时在线了。一开始只闻其声不见其影。经过几分钟操作调整,终于,穿着深蓝色外套、蓝白格子衬衣,脸上带着笑容的莫言老师,清晰地出现在镜头里,我们都忍不住拍手欢迎起来。

我注意到,莫言先生的个人账号头像是一只可爱的大熊猫。他告诉我们,此前来过四川多次,“跑了很多地方。他最近已有10多年没去四川了。”我们欢迎他再入川阅读者,他欣然答应,“期待有机会去。”

在接下来整整一个小时的采访过程中,莫言老师坐在一个高大的红色书柜前,对于记者提出的相关话题,不管是跟AI赛跑,还是下一部小说,或是他眼下投入很大精力的艺术慈善和在高校带青年作家博士生的心得,他侃侃而谈,有问必答,并不像他的名字“莫言”。

在交流中,我们得知,今年69岁的莫言先生,正在为他的许多梦想而努力:完成从小小说家到戏剧家的转型,为更多的先心病患儿筹款……虽然隔着屏幕,但我们真切感受到一个活力满满的莫言,带着当下年轻人推崇的“松弛



莫言接受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视频连线采访。(视频截图)

感”。孔子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大概就是这样的状态吧。

和十多年前刚获“诺奖”时相比,莫言先生的心境已有了很大不同:他变得松弛多了。他自己也坦承,刚获“诺奖”时,他“有点拘谨,生怕出言不慎带来麻烦,但树欲静而风不止,既然如此,那就索性放手脚干自己的事”。

我们正在目睹一个杰出的作家,迎来崭新的创作生命。他还在学习。他自觉青年时代在古典文学上有短板,所以主动补课,花大量的时间在研究古典文学上。一个学习中的莫言先生,一个在艺术创新之路上继续前行的莫言先生,让我们充满期待!